

冬藏春发

□赵家栋

“庄稼活，不用学，人家咋做咱咋做。”退休后，在农村长大的我回乡下老院种庄稼与蔬菜。实践告诉我，庄稼活技术不低，盲从不得。我的故乡在岱下山岭间，农家冬天主要储藏地瓜和白菜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故乡“泰山三美”中的白菜品种为“大青芽”“狮子头”。“大青芽”耐储存，“狮子头”质优，可以炒着吃、炖着吃，也可以清蒸、醋熘，煮时出水少，汤色乳白，味道独特，食之通肠利胃、除烦解酒。

初次帮家里收白菜，是我刚上小学的那年初冬。白茫茫的天空，雪花像无数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呼呼的西北风，似吹响了紧急集合号，村上男女老少奔向河旁、溪边的自留地收白菜。父亲在人民公社水利工地工作，顾不上家里的农活。我放学后，与母亲去千米外的南山下河畔收白菜。雪越下越大，母亲犯了愁，七口之家的自留地里有数百棵白菜，寒流来了若不收，在野外会被冻成冰疙瘩。乡亲们说，收完白菜，存放时垛起来，天冷了不及时收会冻坏。那晚，从十多里外的水利工地赶回家的父亲，进院见码好的白菜垛忙问我们：“那么多白菜，你娘俩怎么弄回来的？”母亲说：“多亏了四邻八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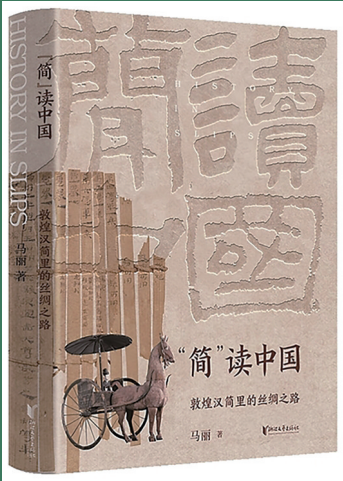
储藏鲜地瓜用地窖。乡亲们管枯水井似的地窖叫“窖子”。春茬地瓜作食物，麦茬地瓜大多来年春天育种“莽芽子”。窖子里储存的还有水果和蔬菜，封闭后，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。取地瓜或水果、蔬菜时，要提前打开窖子盖，过早下去会中毒，严重者昏迷，甚至窒息死亡。

去年冬天，我储藏了个头苗条、叶片较薄、口感细膩的“天津绿”白菜和山东特产莱芜鸡腿葱，鸡腿葱生吃甜脆香辣，炒食香味浓郁。葱白肥大的莱芜鸡腿葱，因矮小、粗壮，基部显著膨大，向上渐细并稍弯曲，形似鸡腿而得名，与市场上常见的大葱相比，口感和香味独特。“天津绿”白菜垛在院内，根据天气适时遮盖、通风、晾晒，可吃到春暖花开；“怕动不怕冻”的莱芜鸡腿葱，可吃到春燕归来。

我在老院内“春种、夏管、秋收、冬藏”，很少去市场买粮食、蔬菜。晴好的日子，暖阳下晾晒的白菜，如一排排战利品。万物复苏的日子，畦中的小葱、韭菜悄悄钻出覆盖的树叶，争先吐绿报春。我常想，人生低谷时，也应像地里的植物那样，默默积蓄力量，潜心迎接春日明媚的阳光。

●新书速递

《“简”读中国：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》



马丽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本书以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敦煌汉简为史料，聚焦两汉丝路上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，带领读者重走丝绸之路。

《生活中的心理学》



王垒 著
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

本套丛书将心理学知识生活化，帮助读者提升学习能力、管理情绪、培养自律并优化人际交往。

忠魂慰岱宗 流芳《泰山颂》

——杨辛先生与泰山

□胡立东

我家住泰山下，时常登泰山。每次登山，行至十八盘下，我都习惯在一方石刻前驻足，这方石刻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、美学家、书法家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辛先生撰写的《泰山颂》：

高而可登，雄而可亲，
松石为骨，清泉为心，
呼吸宇宙，吐纳风云，
海天之际，华夏之魂。

诗文为杨辛先生所写，书法为杨辛先生所撰。大气磅礴、意蕴深邃的诗句，潇洒刚劲、笔法精湛的字迹，总让我流连忘返，浮想联翩。与杨辛先生相识相处的场景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96年5月初，我在泰山南天门例行值班时，接到泰山管委办公室电话，说杨辛先生从北京来泰山了，正从中天门往上攀登，可到十八盘迎接一下。我与南天门相关负责人立即赶往十八盘，从密密麻麻的人流中寻觅杨辛先生的身影。在这之前，我虽无缘与杨辛先生正面接触，但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。他主编的《美学原理》是大学文科的重要教材。他在1986年泰山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时立了大功，撰写的《泰山的美学考察》一文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好的一份申报书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杨辛先生与泰山结缘，几乎每年都来攀登泰山。从中央到省、市，各级新闻媒体都多次报道他与泰山的故事。我确信能从涌动的人潮中认出他。大约等了一刻钟，人流中出现了他的身影。杨辛先生身着白色运动装，戴一副黑色边框眼镜，脚步轻盈地随着游

人在盘道上拾级而上。待到走近，得知我们在迎接他，先生诚挚地表示感谢，并提议先到山阴面的后石坞游览，避开山顶拥挤的人群。

从后石坞仰望泰山极顶，山巅如一老者静卧。杨辛先生若有所思。他说，《诗经》中以“泰山岩岩”描述泰山，真是传神妙语。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巨大雕塑，山体深厚，沉稳稳重，可谓“泰山如坐”。泰山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要岩体，巨石交叠，动人心魄。行至姊妹松附近时，杨辛先生凝视着苍劲挺拔、枝繁叶茂的松林感慨万千。他说，泰山的壮美不仅表现为拔地通天、擎天捧日，也体现在郁郁葱葱、虬枝峥嵘的苍松身上。苍松根扎在石缝中，破石为土，云雾作乳，硬是从石缝里贫瘠的泥土中汲取营养而生长，占谷为林，顺风成韵，造就了泰山坚硬的骨骼。

交谈中，方知杨辛先生当时已74岁，可他步履轻松，思维敏捷，怎么也看不出是已逾古稀的老人。先生说：你们从事泰山管理工作是很有福气的。我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“稳如泰山”“安如泰山”“泰山压顶”“泰山北斗”“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等熟语。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，已深深地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言谈中，先生充满了对泰山的无限敬意。先生说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曾有几年疾病染身，骨瘦如柴，体重只有40多公斤。但是，他坚持登泰山，深深地感受到泰山的阳刚之气，最终幸运地走出生命的低谷，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。

第二天凌晨，我们陪先生到山顶等待日出。天公作美，眼见天边的云层慢慢变幻色彩，料峭的山风一阵阵吹拂弥漫的雾气。终于，在五点多时，一轮鲜嫩的、红彤彤的太阳跳出滚滚翻卷的云海，发出金光万丈。顿时，山顶上人声鼎沸：“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！”欢呼的声浪直冲天际。杨辛先生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只说：幸运，真是太幸运了。

后来读杨辛先生的访谈录，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在泰山最惊魂摄魄的体验就是观泰山日出。泰山日出不是温和、秀雅，以妖娆示人，而是在天风莽荡、云涛汹涌中腾跃而起、喷薄而出，刹那间光芒万丈。这是一曲壮美的生命赞歌。我登泰山共有七八次看到日出，其中只有两三次看得充分。”我想先生说的“两三次看得充分”，其中一定少不了那一次吧。

此后的20多年里，我有幸时常与杨辛先生晤面，也就有了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。无论是请他到泰山讲学，还是到北京大学登门拜访，先生都以他谦和真挚、朴实无华的品格和乐于奉献、昂扬向上的精神感染并鼓舞着我。记得2007年，为了泰山博物馆的有关问题，我到北京大学拜访杨辛先生，先生热情地引见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。吴良镛是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“两院”院士，建筑学界泰斗。时年85岁高龄的杨辛先生亲自陪同吴良镛到泰安实地考察，并从美学角度提出了颇有建树的意见。

杨辛先生专注于泰山文化研究，

创作了《泰山颂》等30多首歌颂泰山的诗作。他曾在《登泰山而悟生，赏荷花而好洁》一文中写道：泰山犹如我的第二故乡，登泰山，我登了40多次，学习泰山文化之后，真正体会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激发了自己的生命力。

杨辛先生登山次数多了，不少挑山工都认得出他，他与挑山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深知挑山工以苦力赚钱的不易，便捐出自己的积蓄，与著名雕塑家、书法家钱绍武先生共同设立了“泰山三公”私募基金，用于帮扶泰山挑山工、护林工、环卫工等群体。

杨辛先生曾写过一首诗：“人生七十已寻常，八十逢秋叶未黄。九十枫林红如染，期颐迎春雪飘扬。”先生在一次访谈时说：“我最爱此诗最后一句，即使到了100岁，人还会有新的春天。老年人不应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，生命不是一条线段，那样有始有终。而是一个圆，终点又是起点。人从自然中来，又回到自然中去，放开自己的心胸，融入宇宙和世界的大生命中去——大生命是无限的，人融入其中，是与日月同光，与天地同寿的。”

杨辛先生于2024年3月7日辞世，享年102岁。遵从先生的遗愿，先生的骨灰于当年清明节前夕，安葬于泰安市泰山长安人文纪念馆，长眠于泰山脚下。先生生前曾满怀深情地对儿子杨乐说过，他就是一位“泰山人”，是哲学泰山、美学泰山、书法泰山的“挑山工”，“此生有涯，而师泰山无涯”。

情义比瓜甜

□韩尚义

“你今年的西瓜长得这么好，西瓜熟了的时候不要外卖了，我出一百元大洋包你的行不行？”

“那当然好呀！可是我的西瓜长得再好，也不值这么多钱呀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不变了。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给的钱太多了。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，一言为定，不变了。”王作舟在一旁说：“他是冯玉祥，一向说话是算数的，别再争嘴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走了。”

老汉一听说来人是冯玉祥，喃喃咕咕的心算是落下来了。他听别人说过，冯玉祥是一位将军，是一位很大的官。因为他和蒋介石闹翻了脸，才来了泰山。

这老汉名叫张宪法，在泰山西侧的一个山坡下居住。他跑遍附近的山沟峪壑，发现土质厚一点的地方，就种点东西。这西瓜地半土半沙，就近还有一个小山泉，天旱了可以提水浇瓜救急。他今年种的西瓜，黑籽红沙瓤，香甜可口。

这些天来，张宪法一直高兴得不拢嘴。他一天到晚闲不住，不是摆弄这，就是收拾那，真心渴望西瓜长得更大更甜，让冯将军和部下吃个够。

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天夜里，黑云滚滚，雷声阵阵，一场倾盆大雨下了大半夜，山洪暴发，飞流直下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宪法急忙跑到他的西瓜地前，只见西瓜秧、西瓜被水冲走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一个地角，小瓜棚也被冲走了……看到这一情景，张宪法傻了眼，一下子蹲在地上，身子瘫软了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这是冯将军包的西瓜。事到如今，钱没了倒是不要紧，可耽误了冯将军他们吃西瓜可是件大事呀……”

大雨过后，先生也来了兴致。这天

傍晚，他带着王作舟、王小虎再去西瓜地观瞧，并让王作舟带着一百元大洋，提前交给种瓜老汉。

先生来到瓜地附近，一下蒙了，这里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种瓜老汉正忙着挥镐挖沟、搬石筑堰。他见冯将军来了，赶紧跑过去，恭恭敬敬地用手指划着说：“您看看，一场暴雨给弄成了这个样子，实在对不住，真对不起，冯将军……”老汉说着说着，差点哭出声来。

先生见此情形，既同情老汉，又恨天灾无情。他看到地头一角还有些西瓜秧完整，西瓜快要熟了，便安慰老汉说：“不要紧，那不是还有些西瓜吗？既已定了由我包你的西瓜，君子一诺千金，不可再变。待那些西瓜熟了，给我送去好了，多少无所谓。”说着，先生叫王作舟把一百元大洋交给老汉。

老汉说什么也不收。“别说瓜地被洪水冲了，就是不冲，也不值一百元大洋。现在瓜地被毁，西瓜秧被冲走，还包什么，这可千万使不得。”他一副想不通的模样推辞说。

先生则热心相劝：“我说的包下来，不可随意变。瓜地被冲毁大半，这是天灾，不是你的事。这钱你一定要收下。等几天，待地角那些西瓜熟了，请送到普照寺即可。”

老汉见实在推辞不下，只好把钱收下，并答应及时把成熟的西瓜送去。

过了些日子，老汉地头的西瓜熟透了，城里顺河街集上的西瓜也开始大量上市。他把自己种的西瓜摘下来，又跑去顺河街集上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西瓜，由几个小青年用木轮车给冯将军送去。很快，普照寺里西瓜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
王小虎问送瓜人：“你们的西瓜地不是被大水冲得只剩一个地角了吗？怎么送来这么多西瓜？”送瓜人回答：“丰收了，还有呢，明天再送……”



开栏的话

冯玉祥先生在泰山隐居近3年，于1935年离泰回宁，至今已整整90年。先生在泰山留下了众多感人肺腑的故事，现精选成篇，以飨读者。